

熙朝新語

清

徐錫麟

著

第一冊

進步書局校印



熙朝新語提要

清吳門徐錫麟撰凡十六卷自朝章掌故以及雅
詠歌謠靡不悉載据樞華溪居士錢泳序謂泳與
錫麟同輯署名金余者取兩家姓氏偏旁實無是
公也嗣以錫麟捐館泳本挂劍之意獨署其名俾
錫麟畢生辛勤不至溘然以湮尤京可作亦足稍
慰迺翁履莊序又謂歛余德水輯抑又何也

序

余自少至老以衣食奔走嘗七上京師側聞名公卿緒論仰見

國家聲明文物之盛上自

朝章掌故下逮嘉頌謹謠揚厲無前新奇可喜日有所聞難以悉數每擬筆之於書往往記憶不真歲乙亥自滇南歸里道出武昌於市肆中得歛人余德水所輯

熙朝新語一書展卷讀之與余曩昔傳聞異辭俱足互相印證其書多采諸前人著述中無一臆撰訛傳之語且又旁蒐軼事發潛闡幽凡登臨耳目所經巷議街談所及自國初至今二百年來有關於政事文章人心風俗者靡不具載亟令生徒鈔錄成帙畧加編次釐為十二卷付諸梓以公同好書名撰人俱從其舊示不敢掠美也我朝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自今億萬斯年詞林佳話藝苑名言日積月累不可殫續輯之作以俟將來

嘉慶戊寅春三月吳郡守瓶老人翁子敬履莊氏書

熙朝新語十六卷吳門徐厚卿明經與予同輯凡屬朝章國典聲名文物以及嘉頌謹謠有關於政事文章人心風俗者罔不該羅託名余金者蓋取兩家姓氏偏旁實

無是公也此書一出翻本盛行蘇揚坊家已有兩刻而原板反為所掩嗣厚卿筮仕河南卒於逆旅家徒四壁圖籍散亡可慨也已惟念厚卿學識有餘著述甚少因檢原本仍著其名以志挂劍之意云道光十二年三月樸華溪居士錢泳書時年七十有四

熙朝新語卷一

清 吳郡徐錫齡厚卿輯

盛京長白山為我朝發祥之地。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里。山上有潭曰闔門。周八十里。鴨綠混同愛濤三江出焉。明中葉有望氣者言其地將生聖人。統一諸國。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名佛庫倫。浴於池。浴竟有神鵲銜朱果置衣上。女吞之。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之故。且命之曰。天生汝以定亂國。其以愛新覺羅為姓。語畢。母凌空去。子乘小舢。順流至河。步登岸。折柳及野蒿為坐具。端趺其上。適其地有三姓構兵不解。有取水者。奇其貌。歸告眾。走問所來。具以實告。眾驚曰。天生聖人也。舁歸奉為主。居長白山東俄漢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滿洲。十數傳至。太祖高皇帝。英明神武。滅哈達輝發烏喇葉赫諸國。開拓疆土。建元天命。再傳至。世祖章皇帝。拯民水火。統一天下。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肇基於此。考諸往古。元鳥降祥。姜嫄履武。後先同揆。信有徵也。范文肅公文程為本朝開國元勳。文臣第一人。天命二年。文程見太祖高皇帝於撫順。偉其貌。詢知家世。謂諸貝勒曰。此名臣後也。天聰三年。從征有功。時官文館。

尚未有大學士職銜。而文肅所領皆樞密事。崇德元年。改六館為內三院。授秘書院大學士。每議大政。必資籌畫。八年。撥隸正黃旗。是歲。世祖章皇帝即位。明年為順

治元年。四月。闖賊陷明北京。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來乞師。遂召文肅於湯泉。決

策進兵。時抱病。力疾趨朝。建議曰。自闖寇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厥君

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眾百萬。橫行無憚。揆其敗道有三。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縉紳。

拷剗財貨。士忿矣。掠民貲。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以一戰

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臨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義動。

何功不成。復言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

下者。國家欲統一區夏。非又安百姓不可。於是大軍遂發。扶病隨征。申嚴紀律。妄

殺者有罪。二十二日。敗流賊兵二十萬於山海關。我兵長驅而西。民多逃匿。為草檄

宣諭。言義兵之來。為爾等復君父仇。非殺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其

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師入燕京。文肅建議。首先為明帝發喪。易

梓宮。備儀衛。文肅親紀其事。

國初有內三院。一國史院。二秘書院。三宏文院。各設大學士一員。學士一員。順治十

五年九月。改內三院為殿閣。一中和殿。二保和殿。三文華殿。四武英殿。五文淵閣。六內閣。十六年初。以覺羅巴納哈為中和殿大學士。額色赫為保和殿大學士。蔣赫德為文華殿大學士。洪承疇為武英殿大學士。文淵內閣未補人。裁三院學士官。另設翰林院掌院學士一員。以折庫納為之。十八年七月。復改殿閣為內三院。康熙九年。復改內三院為殿閣。復設翰林院。

天聰八年四月。太宗文皇帝命禮部考取通滿洲蒙古漢書文義者為舉人。取中滿洲習滿書者。剛林敦多惠。滿洲習漢書者。察不害。恩國泰。漢人習滿書者。宜成格。漢人習漢書者。齊國儒。朱燦然。羅繡。錦。梁。正大。雷興馬。國柱。金柱。王來用。蒙古習蒙古書者。俄博特。石岱。蘇魯木。共十六人。俱賜為舉人。并賜衣一襲。免四丁。宴於禮部。崇德三年八月。賜新中式舉人羅碩。常。兼。胡。邱。阿濟格。畢禮克。圖。王。文。奎。蘇宏。祖。楊。方。興。曹。京。張。大。任。于。變。龍。等。十。名。朝。衣。各。一。領。授。半。箇。牛。象。章。京。品。級。免。四。丁。六年七月。賜新中式舉人滿洲鄂貌。圖。赫。德。蒙。古。杜。當。漢。人。崔。光。前。卞。三。元。章。于。天。卞。為。鳳。緞。朝。衣。各。一。領。是。時。取。士。之。額。雖。少。名。臣。多。出。其。中。

太宗文皇帝用范文程議。特選士於盛京。沈文奎登第一名。字清遠。浙江會稽人。世

居曹娥村。客遊遵化。大兵破城。挈之行。受知登第。充秘書院纂修官。順治元年。扈從入關。累官至兵部尚書。人皆知本朝開科進士第一人為傅以漸。不知實自沈文奎始也。

順治三年丙戌科狀元傅以漸。山東聊城人。授修撰。官至大學士。榜眼呂纘祖。直隸滄州人。授編修。官至侍講學士。探花李奭棠。順天大興人。授編修。官至侍郎。是科會試首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次題。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三題。王道之始也。會元即李奭棠。三藝渾穆。蔚然開國氣象。二甲七十七人。三甲二百九十三人。國初諸大老。皆出此科。大學士四人。傅以漸。李蔚。魏裔介。馮溥。尚書八人。沙澄。高景。傅維鱗。冀如錫。朱之弼。艾元徵。魏象樞。劉棐。督撫三人。袁懋功。朱之錫。林起龍。左都御史一人。劉鴻儒。侍郎十五人。李奭棠。石闕。張爾素。陳協。王天眷。胡兆龍。梁清寬。梁清遠。田六善。楊時薦。于嗣登。朱裴。李棠。魏揚。運昌。王度。左副都御史一人。董篤行。右副都御史一人。張沂。通政使二人。晉淑。軾。劉士蘭。大理卿一人。王景祚。內院學士一人。夏敷九。

宛平王文靖公。熙。順治四年進士。時年甫二十。改庶吉士。習滿書。拔前列。世祖名

見宏文院。命以滿語奏對。大加褒賞。尋陞國子監司業。累官至大學士。先時廷對策俱用四六。順治己丑科。世祖臨軒策士。命不用四六舊套。劉子壯對策稱旨。親定一甲一名。與榜眼熊伯龍齊名。熊典試浙江。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蔡啟傅。士林榮之。

山陰孟月心。永光。工寫真。明季薄遊遼東。後歸。本朝以畫祇候。內廷為世祖所知。命內侍張篤行受其筆法。

合肥龔尚書鼎孳。歸。本朝後頗與涿州相國齟齬。當時兩非之。後顧黃公弔尚書有云。天壽還陵寢。龍輻葬大行。義聲歸御史。疏稿出先生。浮議千秋白。餘生七尺輕。當年溝瀆死。苦志竟誰明。文人之筆。能為人文過如此。

順治己丑。探花張次修。天植。由編修至太常。轉通政。端午。世祖召入龍舟。賜宴。人稱異數。

順治七年。織造龍衣。機上有異光。三日不止。欽天監占以為一統天下政治文明之瑞。

順治壬辰會試。分滿漢為二榜。蒙古入滿洲榜。漢軍入漢人榜。是科滿榜中式五十

人殿試一甲一名麻勒吉。二名折庫納。三名巴海。乙未科滿榜亦取五十人。殿試一甲一名圖爾宸。二名賈勤。三名索泰。自此兩科以後仍停滿榜。與蒙古漢榜合而為一。無錫鄒忠倚。字子度。幼遊錢塘。祈夢于忠肅祠。見忠肅倚其身。授以瓜子一握。數之得五十四粒。因名忠倚。後聞居。其夫人戲以瓜子排作狀元二字。壬辰會試中式五十四名。殿試果一甲一名。與夢俱合。

順治乙未冬。召日講五人進講。王熙講尚書堯典。稱旨。並命嗣後講官不必

立講。遂侍坐。其後講官因得侍坐。自王熙始。

徐元棨。字道力。順治乙未進士。廷試時為文敏捷。上顧見起草。奇之。及召對

便殿。例舉少年習清書者中選。元棨列最後。上問其年。對曰。臣年五十二。上曰。

不欺。翰林居清要。須用不欺之臣。遂用為庶吉士。

陳澤州相國。初名敬。殿試榜有通州同姓名者。上命加廷字以別之。官學士時。奉

命進所作詩。上覽其詠石榴子云。風霜歷後含苞實。只有丹心老不迷。誦之至

再。官至大學士。仍兼經筵。故事大臣入閣。不復侍經筵。兼之者桐城澤州二相。蓋曠

典也。

涿州馮文敏公銓歸本朝官中和殿大學士順治十年銓母范太夫人壽八十有

七世祖特命畫史繪銓母像加寶璽以寵之馮文敏公次子源濟年十九成進

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至秘書院侍讀學士緣事降東城兵馬司指揮遷淮安府山

清同知丁憂起復授翰林院侍講官至國子監祭酒宦迹亦奇

無錫秦松齡順治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召試詠鶴詩有高鳴常向月善舞

不迎人之句上大加稱賞以為有品

蔚州魏敏果公象樞順治丙戌進士由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時世祖初親政象

樞上言宜慎起居盡啟沃責備時宰人皆危之上深嘉納在諫垣時疏凡三十餘

上尋因事牽涉左遷康熙初召授貴州道御史具疏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胡

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帑不當內陞數年間官至左都御史劾最貪知州曹廷俞薦

舉清廉知縣陸隴其又舉學道公明者二人去貪墨者二人吏治肅然遷刑部尚書

上言臣忝司風紀職多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請為郎故事乞辭新命而領現職

上鑒其無欺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嘗曰法自天子寬之則為施仁自刑官寬之則

為執法以病乞歸御書寒松堂額賜之以寵其行

順治己亥會元朱錦。上海人。由庶吉士授編修。先是同邑潘尚書。有家人朱錦。其子遊庠。入謝潘。潘曰。汝子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再論主僕也。因還其券。朱感泣。矢報。潘曰。我富且貴。安賴汝報。朱願請不已。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速矣。朱欣然營繕。棟宇一新。此百餘年前事。至康熙壬子。會元公歿。同日文廟正梁朽壞。下折。刻有建造人姓名。與會元同。始知即其後身也。

順治己亥狀元徐元文。康熙庚戌探花。徐乾學。癸丑探花。徐秉義。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來所未有。

馬章民世俊。性朴素。釋褐時。貧不能具軒策。蹇驢。老蒼頭攜宮袍隨之。傳為士林佳話。

張文貞公玉書文。春容典雅。瀲灩乎。盛世之音。其拖諾仙狼居胥山二碑。敘述

聖武神功。尤為詳贍。足以昭示萬世。紀平定江南事。紀滅閩獻二賊事。紀三路進師

下雲南事。皆端緒詳明。足以彰開國之鴻烈。紀順治間樂章及錢糧戶口三篇。皆資掌

故。紀陝西殉難官事一篇。足與史傳相參。他若遊玉泉山記。遊化育溝苑後苑記。遊

喀喇河屯後苑記。遊熱河後苑記。皆足掄揚太平愷樂之象。其餘碑誌亦多。國初

將相事迹可備考。

益都馮相國溥。二十一歲鄉舉報到。酣眠不醒。太夫人大驚。以水噴面。乃張目曰。夢登泰山。雲氣擁身而行。至一殿上。碧霞元君迎之。置錦幔。張樂飲酒未終。見海日如車輪。大驚而醒。醒時猶帶酒氣。

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大風。山東恩縣祁村陂中。冰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峯巒秀拔。谿壑迴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雲集。造物之巧。有不可思議如此者。

即墨藍見渚潤。順治丙戌進士。官翰林。性廉介。不異儒素。故事直隸江南。皆以臺員視學。世祖特簡詞臣。以潤為安徽學使。盡剔積弊。上謂廷臣曰。居官如藍潤。可法也。會直省監司多不稱。上以翰林官習法度。以潤品行端方。出為福建參政。此詞臣為監司之始。

嘉善曹子顧爾堪。順治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召試瀛臺南院。上霽顏。

顧問久之。嘗與吳學士偉業等。同注唐詩。書成。稱旨。特被褒獎。儒林以為佳話。

順治十四年二月。給事中張文光言。魯哀公誅孔子曰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加諡曰宣尼父。後魏太和十六年。改諡文聖尼父。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尊為宣聖尼父。明

皇開元二十一年。始進謚文宣王。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改為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祭酒李若琳。不加攷訂。請易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不過仍元武宗舊謚而不稱王耳。臣謂大成文宣四字。豈足以盡孔子。請仍改至聖先師孔子神位。上從之。

徐立齋元文。為諸生時。赴試金陵。船家一啞子見之。忽迎笑曰。狀元來矣。後果如其言。造一船與之。俾溫飽終身。立齋官修撰時。嘗從幸南苑。賜乘御馬。命學士折庫納執鞚。乃元文館師也。遜謝不敢。乃改命侍衛。又嘗晚對便殿。夜分。賜饌。世祖又問從者得毋饑乎。命侍衛與之食。嘗被命進孚齋說一篇。孚齋世祖讀書所也。上賜覽稱善。為刊行之。

順治戊子。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永祺。壬辰榜眼。第五名戴王綸。乙未榜眼。第八名熊伯龍。己丑榜眼。同榜三榜眼亦奇。

鎮國公敬一主人。世祖章皇帝之庶兄也。居瀋陽。性淡泊。如枯禪老衲。好讀書。善彈琴。工詩畫。精曲理。樂與文士遊。以康熙九年七月薨。著有恭壽堂詩。

法黃石。若真母。夢應真入室而生。故名若真。學問淹博。順治乙酉。以五經中式。丙戌。

成進士。由編修再遷祕書院侍讀。與時相不合。外用浙江道調福建。禦鄭寇有功。遷浙江按察使。平反王式誣告案。浙人詭為神明。

新城傅麗農。辰。修軀偉貌。鬚眉如戟。博學強記。嘗過一友家。其女為狐祟。聞傅至。曰。傅公正人。將來必責吾去矣。果不復來。傅中順治乙未進士。官至江西道御史。

國初時。山東有李神仙者。遊行京師。庚子北闈。鄉試前有兩生密詢試題。曰。公等皆道德仁藝中人也。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後四可。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次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五後字四可字。

吳縣黃端木向堅。父孔昭。作宰滇中。姚江道梗不得歸。向堅於順治八年十二月。徒步出門。涉歷艱險。周徧於猺獞之地。跣足鰲面。至白鹽井。始遇二親。以十年六月歸里。承歡二十年。父母歿。負土營葬。不再期。得疾以殉。世稱完孝。好事者為譜。三溪記傳奇。至今世多演之。

趙恒夫吉士。讀書靈隱。偶憩冷泉亭。見文宗屏去騶從。攜一小童入寺。良久步行去。寺僧告趙云。黃公以尊名問僧。遽與文宗云。寺中有一士。予未識其面。夜過午。書聲

不輟當培植之。文宗唯唯而去。僧來報喜也。趙詢之方知所僦居之旁。有黃中丞鳴俊者。係文宗房師。避靜寺中。絕無人知。前輩之歛迹韜光。而不憚提獎後進如此。向容筮重光。未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宮。某道士身上。覺而異之。訪其人。與訂交焉。既而辛卯金陵填榜。即某道士也。拆卷到筮。官欲易之。道士已聞唱直書。官呵曰。爾知筮字如何寫。道士曰。竹下加旦字。官曰。數也。

國初時。浙江用兵。諸暨陳氏女。年十六。被地匪所掠。逼之不從。杭人郭宗臣未瞻生。尚御公者。方勗義醮。金贖難民。聞女之貞。亟贖之。方至家。忽友人贖一童子。至問之。即其夫也。翌日贖兩姬。即其母與姑也。正驚喜。訊問。有兩翁踉蹌至。覓其妻。蓋即女之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人皆以為貞節所感。三人為之治酒肴。具衣帔。合卷而歸之。高義亦足多也。

五岳皆祭於山。獨恒岳祭於曲陽。自漢宣帝神爵元年始。而恒山實在渾源州。相傳舜望於山川。北至大茂山。大雪不能前。有石飛墮。遂祀焉。即今曲陽廟。石長不滿丈。濶僅四尺餘。濮陽蘇侍郎穀。疑石晉後燕雲陷。宋遂遷祀於此。然史漢唐書之文甚明。不始宋也。沈存中筆談云。北岳謂之大茂山。半屬契丹。以大茂脊為界。岳祠舊

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內。今祠乃在曲陽。蘇說本此也。明宏治中。馬端肅公會請改祠於山。事下禮部。竟格於倪文毅公。按南園漫錄云。倪公父謙奉命祀曲陽。禱於神。神指旁侍一人與之。生公。因名岳。以是固執不肯改祀云。順治十七年。上允刑科給事中粘本盛之請。罷曲陽廟祀。改祀渾源。千年因循之誤。至是始釐正焉。順治甲午。四明金良於鄉試前。夢見天榜。解元乃金良也。寤而喜甚。及揭曉。解元乃鍾朗。夢中僅見其半耳。又己亥八月。再行會試。朱若臣士綬夢看榜。會元朱姓。單名金字偏傍。左邊不甚了了。因具呈禮部。更名鎔。榜發。會元則朱錦也。二事相類。豈神或戲之與。不然。何其巧也。

賽圖字麟閣。滿洲科目解元。幼貧。嘗燕馬。通讀書。尤好為詩。滿洲文學之開。實自賽公始。而滿洲文字。則創於達海公。故諡曰文成。

金壇蔣虎臣超。順治丁亥探花。以編修督學順天。事竣即告歸。不過里門。沂巴峽至峨眉。寓伏虎寺。至癸丑正月。端坐說偈而逝。初生時。其祖母夢峨眉老僧至其家。故幼不如輩。至是果驗。

劉克猷子壯。少穎慧。讀書一目數行。屬文奇肆。中崇禎庚午舉人。領薦後。夢神告之。

曰爾須朱之弼作房考。方中春榜。及至京。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攜書包經其門。一童持秀出。執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朱之弼也。大驚。隨至其家。見其父乃開菜廠者。贈筆硯數事。珍重而別。後遭流寇之亂。屢次不赴春官。及本朝順治己丑會試。之弼已為分校。得首卷。即劉也。

本朝最重易名之典。京朝官惟閣臣尚書總憲得賜諡。侍郎以下不得與。如葉文敏方靈。沈文恪荃。以久在侍從。宋端懋文運。以廉介受知。加太子太保。皆予諡。蓋異數也。

順治乙未進士李贊元。原名立。由翰林遷御史。奉命按湖北。收漢陽大猾段世昌杖斃之。世昌謂家人曰。少時遇道士。叩以終身。言他日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祿盡時也。

長洲宋維新懋禧。順治癸巳補博士弟子員。秋闈報罷。即絕意進取。多智略。三遇暴客。俱以計脫。晚耽禪悅。受戒退翁和尚。常作八悔警言曰。幼不習學。老時悔。富不惜福。貧時悔。酒不節飲。醒時悔。賭不戒貪。輸時悔。健不養生。卧病悔。忿不顧身。傾家悔。善事因循。臨回悔。惡念纏綿。墮落悔。真見道之言也。

崑山王聖開。室畢氏。名著。字韜文。歙縣人。國初時。著父勦流賊。陣亡。尸為賊所得。眾議請兵復仇。著謂請兵則曠日。賊知備。即於是夜。率精銳入賊營。賊方飲酒。驚駭。間著手刃其渠。眾潰。以兵追之。多自相踐踏死者。與父尸還。葬金陵。于歸後。裙布釵荆。無往時義勇氣矣。其詩集序中有云。梨花槍萬人無敵。鐵胎弓五石能關。又云。入軍營而殺賊。虎穴深探。奪父尸以還山。龍潭妥葬。又云。室中椎髻。何殊孺仲之妻。隴上攜鋤。堪效龐公之耦。其自紀殺賊奪尸事。有云。相期智勇士。慨焉賦同仇。蛾賊一時淨。萬年固金甌。忠孝義勇。兼而有之。可謂奇女子矣。

熙朝新語卷一終

熙朝新語卷二

清 吳郡徐錫齡厚卿輯

康熙初孫苞瞻在豐為侍講學士時嘗言 聖祖勤學前古所無坐處環列皆書籍尤好性理五經四書所坐室中頗曰敬天左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右曰以責人之心責己皆 御筆自書書法直逼歐顏見章奏有德邁二帝功過三王等語謂二帝三王宜朕所能過戒羣臣以後不許如此陸清獻公隴其嘗謹述其事

靜海宮夢仁初名宏宗久困場屋一夕夢鄉前輩林會元春以一冊予之春字子仁因更名夢仁康熙庚戌果中會元

崑山徐司寇乾學為禮部侍郎時朝鮮使者鄭載嵩訴其國王受枉語頗悖妄乾學上疏劾其不敬 上喜曰此文有闢國體遂陞左都御史已而王果上表請罪

吳人張姓以星卜游公卿間嘗許繆念齋形狀元康熙丁未果第一人及第吳中驚以為神門外車馬不絕張亦自高聲價累致千金韓宗伯莢時教授陋巷託友代問張厲聲曰此人來歲當死還問功名乎及韓中會狀張遁去

廬陵張貞生少入塾受經即有志聖賢之學官侍講學士時言事激切 命下考功

議革職。上愛其才。止錮二級。出都時。王阮亭司寇等賦詩餞行。張留別詩云。秋風送客復乘船。江遠帆孤一夢懸。焚草燈前期報國。披肝殿上願回天。聖明豈是誠難格。臣慙還慙術未全。賴有宗工交勸勉。臨歧中贈繞朝鞭。歸二年。詔以原官起用。至京卒。嘗書至危是人禽之界。喫緊在義利之關二語。於座右以自警。

湖州沈閣學涵。於康熙辛未閏端午。御試紫禁朱櫻出上欄詩。上閱至末句云。結根幸倚滋培久。長抱丹心對紫薇。嘉歎久之曰。沈涵故自不凡。

康熙四年十二月。兩江總督卽廷佐。奏報溧陽縣民獲玉璽。篆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命貯寶庫。賞獲璽人顧起龍等。各銀五十兩。

山東邱縣孝子王祚昌。剗肝療父。父病立起。奉 特旨給旌。後不為例。

本朝高文良公其倬。詩為勲業所掩。實一代作手也。嘗賦 恩賞花翎黃馬褂詩云。冠飄孔翠天風細。衣染鵝黃御氣濃。莊雅獨絕。

湯文正公既官參議。康熙己未舉鴻博。召試授侍講。命錄平日詩文進覽。首篇

係親耕籍田頌。上肅然改容曰。此 世祖章皇帝時事。又閱詩至末首。有年老才

將盡。憂多道轉親之句。上佇思久之曰。何謂憂多道轉親。對曰。臣幼遭亂離。半生

在憂患中。常隨事體認。於道轉覺親切。詩辭朴拙。不勝惶恐。天顏和霽。從容顧問甚詳。一時咸歎優禮儒臣。為國家盛事。

范忠貞公承謨。大學士。文程子。初充侍衛。復舉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宏文院編修。官至浙閩總督。死。取逆之難。有畫壁詩傳於世。攜李董漢策。尚書份元孫。博聞宏覽。忠貞特薦以科道用。旋被臺參放歸。忠貞殉難後。浙人建祠於孤山。董往謁詩云。淡灑西臺夢欲迷。怒濤風急拍長堤。天涯渺渺無知己。埋劍金庭伴鶴棲。握機密啟意躊躇。篋有陰符返五湖。却悔囊錐猶未試。女牆望見夜啼烏。

康熙庚戌。一甲一名。德清蔡宮贊啟傳。二名。德清孫司空在豐。三名。長洲徐司寇乾學。即於是年十二月召對宏德殿。賦詩。即日被命。同直南書房。又同主順天鄉試。為鼎甲盛事。

孫司空在豐。充講官時。扈駕南苑。園內有聲突出。上以御用弓矢授在豐。射得之。上大喜。顧大臣曰。孫在豐文武材也。

丹棱人楊鼎。幼失怙。母子熒熒相守。茅屋一椽。僅蔽風雨。鼎力耕養母。暇則釣於溪。得魚以為母日用。言笑起居。不敢有違。偶與人爭。母呼之立解。雖曲直勿論也。年近

三十卒。其母悲痛。目為之昏。所居荒棘。中心多怖。一夕夢鼎語曰。毋勿怖。兒為母伴。驚覺。足底有物。晨起視之。則大蛇蟠屈其上。母駭甚。恍悟夢中語曰。得非兒所化耶。果爾。當首肯。蛇昂首若領之者。母牀以大竹為之。竹節皆通。可藏物。蛇自牀下入竹中。夕則復來。鄰里聞之。歎為奇事。後數年。母去。依舅氏。臨行啟視竹中。蛇已不知所往。

康熙十七年。御史成其範。題為星占之理可憑。提音之來伊邇。請 敕令軍士應期征剿。以奏蕩平事。臣竊惟天道至微而難窺。非淺學所可輕議。臣以愚陋書生。何敢妄談。但事關軍國大計。不敢不據實為我 皇上陳之。臣謹按五星之占驗。往往不爽。惟熒惑一星。其應尤速。此司馬遷所謂天子必視熒惑所在也。天文志曰。熒惑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敗。各以其舍命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民所居國受殃。天官書曰。熒惑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殃速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今年十一月十五。火星退度。其在柳土者。無可占驗也。惟自十二月十八。火星退鬼金之宿。二十二。火星退井木之宿。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退至二十五度。而留。留至正月十七而止。夫鬼金之分野。貴州平越府是也。井木三十一度。

至二十五度之分野。雲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據星占而論。論其時則自十二月十八至正月十七止。論其地則自貴州平越府起至雲南八府止。此內當主賊兵自相殘害。一月之內。端倪必見。五月之內。消滅無餘。此必至之應也。說者曰。火星退度。亦有未必盡應者。臣以為火星退在四水宿則不應。蓋水能克火。火故不能為厲也。火星退在四土宿則亦不應。蓋火土相生。火亦不能為厲也。至於火退鬼金。則火能鑠金。火退井木。則火逢木而愈熾。況火旺南方。鬼井皆南方之宿也。雲貴皆南方之地也。反道正居其野。則逆寇之滅亡。所必然耳。臣不知彼地之情形。亦不知兵家之進退。但以星氣之占驗。其理如此。請 敕軍士速應星象。以圖翦滅。則蕩平指日可期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施行。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是年吳三桂病死。次年世璠伏誅。雲南平。

歸安嚴侍郎我斯嘗夢至一山。僧舍中見座師及房師諸同年俱僧服。訝之。諸公曰。寧忘却此地耶。因問山何名。僧云。崧山。忽悟曾晒鞋於階。視之尚未燥。尋寤。數日卒。口占偈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崧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鶴前。山西衛既齊官檢討。以言事忤 旨。謫霸州州判。翰林建言既齊其一也。歷官至順

天府尹御史陸清獻公隴其亦以言事當謫既齊面奏陸為縣令時深得民心令皆恐其遠謫遂得邀免衛與陸初不相識自後亦不相往來正如祁奚不見叔向之事人兩賢之

丹徒張九裁字禮存九歲通五經壬午未冠領鄉薦丁未對策直刺部院督撫陋弊讀卷者歎曰此長沙痛哭書也既奏推一甲二名授編修

平原董訥字茲重康熙丁未探花由編修歷官至江南總督以閩河事錫級補侍讀學士民為立生祠次年上南巡民數千執香祠前求仍放訥為江南官上迴鑒名訥至舟前曰汝做官好江南人為汝蓋一小廟矣因大笑旋陞漕運總督

德清蔡石公啟傳領順治甲午鄉薦時尚未舉子夫人私蓄三十金為置一妾妾至垂淚蔡怪而問之曰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蔡乃夜往其夫家語之曰吾為爾消釋此事然我不可歸歸則心跡不明即襖被卧其家天明召營卒至謂曰汝輩違法今不汝較即繳券付金卒亦感動不取息命輜舁婦還夫然後歸夫人踰年即舉子是科公車北上有妓欲從蔡蔡賦羅江怨詞云功名念風月情兩般事日營營幾番攪擾心難定欲待要倚翠偎紅捨不得黃卷青燈玉堂金馬人欽敬欲待要附鳳攀龍

捨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帳裏恩情重。怎能兩事都成。遂功名。又遂恩情。三杯御酒。婦娥共。竟去不復顧。康熙庚戌。果以第一人及第。

德清蔡翁。築室落成。夢人授以四紅箋。各書大一字。後孫奕琛官至一品。曾孫啟傳。庚戌狀元。元孫升元壬戌狀元。彬辛酉解元。方悟四一字之兆。翁壽至百八歲。吳逆叛。兵逼建城。鎮帥怯而耄。欲即降。其屬張遊擊者。請戰數却。賊張好著羊絨絳袍。單馬入陣。戰酣。輒袒露半袖。驍勇絕倫。軍中號曰半邊紅。鎮帥忌之。誣陷以死。一軍皆哭。後人弔以詩曰。漢將一身當敵騎。楚歌千古怨蘭叢。何事茅簷諸故老。負暄閒說半邊紅。

平湖陸閣學萊。九歲時。值鼎革。其父為馬將軍所獲。萊伏草中。躍出求代父死。將軍愛其文秀。以扇示之。曰。兒能讀扇上詩。即赦汝父。萊朗誦曰。收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詩也。將軍不殺人。即今之武惠王矣。將軍大喜。釋其父。乞為己子。萊哭別其父而去。已而將軍物故。得脫歸。康熙己未。舉鴻博。入詞林。聖祖愛其才。一日七遷。官至內閣學士。

打箭爐。故旄牛徼外地也。雅州西去大渡河五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

漢永平中。白狼槃木唐敢等百餘國。舉踵奉貢。越山坂負襪而至。皆此種類。蜀漢時。武侯征孟獲。於此造箭。因名打箭爐。唐韋皋拒吐蕃。李德裕拒南詔。皆扼大渡河為險要。宋建隆三年。王金斌平蜀。議欲因兵威復越。舊藝祖以玉斧畫所繪圖曰。外此吾不有也。於是為黎雅之極邊。曩時河道平廣。可通漕舟。自玉斧畫河之後。河之中流。忽陷五六丈。河流至此。澎湃如瀑。從空而落。舂撞號怒。船筏不通。名曰噎口。殆天設險以陷羌蠻也。元明時。番人俱於此地互易茶馬。自明末流寇之變。商民避兵。過河。攜茶貿易。而烏斯藏亦適有喇嘛到爐。彼此交易。漢番雜處。於是有坐爐之營官。管束往來貿易諸番。我朝定鼎。德威所被。直通西域。打箭爐一區。盡入幅員矣。聖祖御乾清宮。講官張玉書進講畢。上問理學之名。始於宋否。對曰。道理具在人。心。宋儒講辨加詳耳。上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言行不符者甚多。終日講理學。而所行全與所言背謬。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而行事昭合。此即真理學也。大哉。聖人之言。偽學聞之。汗浹襟矣。

康熙癸丑春。天子御講筵。從容謂學士。欲得文學之臣。朝夕置左右。惟職經史。講誦。給內廬以居之。不令與外事。其慎擇醇謹通達者以聞。時舉編修桐城張英名入。

對。上心識之。自是再四諮詢。對者無異辭。遂有內廷供奉之命。賜邸舍於瀛臺之西。辰而入。終戌而退。

上舊所御讀書處。曰南書房。在乾清宮之西南隅。命處其中。飲膳給於大官。執書使中涓。紙筆之屬。出自御府。珍果之屬。撤自御饌者。日數至焉。上御乾清門聽政後。則召至懋勤殿。辰已前講經書。午後講史。率以為常。此南書房供奉之始。

高文端公之父。都統嵩瞻。贈弟斌詩云。與君一世為兄弟。今日相逢第二場。想見勲戚大臣。國爾忘家之義。

顧八代字文起。鑲黃旗人。以軍功授戶部筆帖式。擢吏部文選司郎中。康熙十四年。聖祖御試旗員。擢八代第一。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自他職改入翰林官。實自八代始。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上諭部院諸臣。朕因天氣炎熱。移駐瀛臺。今幸天下少安。四方無事。然每日侵晨。御門聽政。未嘗暫輟。卿等各勤職掌。時來啟奏。曾記宋史所載。賜諸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傳為美談。今於橋畔懸設罾網。以待卿等遊釣。可於奏事

之暇。各就水次。舉網得魚。隨其大小。多寡。攜歸邸舍。以見朕一體燕適之意。誰謂東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見於今日也。特諭仰見。聖朝喜起明良。一心一德之盛。桐城張相國英。長子廷瓚。康熙己未進士。由編修兩歲中遷至侍讀學士。乙亥六月。上召翰詹八人。至暢春園。賜宴賜扇。英父子皆與焉。

長洲彭定求。康熙丙辰會狀。弟寧求。康熙壬戌探花。孫啟豐。雍正丁未會狀。弟兄鼎甲。并祖孫會狀。為吳中盛事。

康熙己未狀元。常熟歸允肅。授修撰。兼日講官。進講周易毛詩。舉止端詳。敷奏明暢。湯文正公斌歎曰。講筵得正人。天下有賴矣。

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詞。十一月初一日。奉旨各大臣官員題舉才學諸人。俟全到之日考試。其中恐有貧寒難支者。交與戶部酌量給與衣食用。副朕求賢重文之意。欽此。戶部議酌給俸廩。并柴炭銀兩。真曠典也。次年三月初一日。平明。薦舉人員齊集太和門。以魚貫入。上御太和殿。鴻臚唱行三跪九叩首禮畢。命赴體仁閣下。大學士捧題出題二道。璇璣玉衡賦。省耕詩。俱坐地作文。已刻大學士傳旨賜宴。凡會試殿試館試狀元庶吉士。俱不賜宴。此乃皇上十分隆重之意。宣

訖。命赴體仁閣。設高桌五十張。每張設四高椅。光祿寺設饌十二色。皆大盃高擗。賜茶二通。時果四色。後用饅首卷子紅綾餅粉湯各二套。白米各一大盃。又賜茶訖。復就試。陪宴者大學士掌院學士滿漢各二員。皆南北向坐。謂之主席。以賓席皆東西向也。餘官皆不與。欽取彭孫適等二十人為一等。李來泰等三十人為二等。已仕者照品級授講讀官坊編修等官。未仕者概授檢討。總充明史館纂修。長洲吳廷楨字山掄。少試有司二十三次。皆第一。顧不得中。嘗夢泥金報至。己名第八。丙子入陝西籍。獲雋。又以冒籍黜。己卯。召試第一。欽賜舉人。癸未殿試二甲五名。合一甲數之。適符夢兆。

高文良公。改庶吉士。後即乞假歸。閉戶讀書數年。然後就職。前輩之虛心好學如此。徐州李蟠。為舉子時。嘗夢神人衣冠甚偉。手一楹付之。中有黃金絲糾結成狀。元二字。果以康熙丁丑第一人及第。

姜西溟宸英。工古文。布衣時。聖祖即知其名。屢試不售。薦入史館。纂修明史。分撰一統志。月給俸錢。衣儒生衣。雜坐公卿之次。丁卯順天鄉試。已擬第二。因第二場有點竄堯典舜典一語。為監場御史所貼。後以丁丑會試中式。殿試進呈。卷在二甲第四。

上問有浙江姜宸英乎。內閣學士韓爌對曰。宸英在史館。識其字蹟。第七卷當是。上曰。老名士也。積學能文。至老猶篤。可拔置一甲三名。為天下讀書人勸。

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杞縣任暄猷。明末團練鄉勇。以禦流寇。後歸南京。為後軍都督。王師下江南。投誠隸旗下。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又中乙未進士。一邵陽吳芳。崇禎己卯舉人。官至左都御史。投誠後。願以科第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五河錢世燾。鼎革後。棄官為浮屠。久之還俗。應試為諸生。康熙庚戌成進士。年已七十餘矣。

葉文敏公方霽。官翰林學士時。修四書講義。至羔裘元冠。不以弔為。聖諱。高於同僚。俱不能對。翰林典簿穆維乾對曰。大字當仍原字。以尊經。小註改元字。以避諱。方霽問何所本。維乾曰。中庸慎獨。乃原字。小註改謹字。方霽大悟曰。余自幼疑此。始知朱子為避諱也。深加敬禮。人服其虛中。

王司寇士正。謁武侯祠詩云。武興城郭亂山青。肅肅丹青古殿陰。三代僅存魚水契。千年猶聽臥龍吟。世家瞻尚成忠孝。祖德高光式鑒臨。禮樂可興身未死。中原人識老臣心。全集不載。想係初稿。後刪之也。

康熙四十年。聖駕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麟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必俟千月乃成。非遇聖朝。未易呈瑞。

鄞縣屠純甫粹忠。垂髫時讀書里中董氏。大書戊戌成名四字於壁間。後果中順治戊戌進士。累官至兵部尚書。先是聖祖以粹忠老年嬰鏢。御書修齡堂扁額賜之。又賜御臨趙孟頫行書曰。白鹿城頭百萬兵。碧油幢下一書生。如今始識為儒貴。以聽元戎報五更。乃大司馬之預兆也。

宜興任葵尊宏嘉。官御史。上疏請定服色。三品以上始許衣貂裘狝獬豸。王阮亭先生口占戲贈云。京堂詹翰兩衙門。齊奪貂裘狝獬豸。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葵尊。

康熙壬午順天鄉試五經監生二人。江南武進莊令輿。浙江桐鄉俞長策。初以五經違例貼出。仍具題請旨。賜為舉人。一體會試。嗣後願做五經者聽。

合肥李相國天馥。服闋入都。其壬戌諸門生已多通顯。置酒新第。史侍讀夔即席賦詩。有郎君館閣稱前輩。弟子門牆半列卿之句。時人比諸唐人鸞掖鯉庭之盛。

陸清獻公令嘉定時。被參。魏果敏公象樞上疏力爭。其略曰。陸隴其清操飲水愛民。

如子賢聲播於都下。臣心竊重之。謂異日可步于成龍之後塵者。此人也。今被議革職。例之所在。臣不敢問。但有此清介之官。正當為羣僚作榜樣。為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守與德為難耳。既知其守與德矣。何不留下以長養百姓云云。有旨報聞。一時傳誦。後累官至順天巡撫。卒。百歲入覲。上賞予甚厚。並賜詩。有郊圻王化始。鎖鑰重臣膺之句。尋擢兩江總督。如陸公之遭際。聖君可謂不負所守矣。

宣城孫榜。眼卓之父勳。故給事中也。父孫翁艱於嗣。一日見市中一僧。以火然指問之。曰。願得一茅庵。足供大士像。旁可坐卧誦經。足跡不出門。而免持鉢之苦。久之。無一檀越辦此者。故然指耳。翁曰。吾為師了此願。僧即罷。延至其家。為結茅。如僧言。居三年。一日送客。忽見僧入後堂。問之。則夫人臨尊得一子矣。方駭異。聞庵中人來云。僧已坐化。子一指。然痕宛然。

劉吏部體仁。客鳳陽。一日同友人蘇茂遊。銘過龍興寺。訪老衲。流連竟日。始別。蘇歸。邸中夢劉來。笑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覺而異之。忽聞剝啄聲。則劉僕至云。已坐脫矣。

熙朝新語卷三

清 吳郡徐錫齡厚卿輯

本朝大典禮例由翰林編檢以上撰文。壬寅冬。掌院靜海勵文恭公。詢於青陽吳文簡公曰。記得庶常中有一人善四六文者。為誰。吳曰。華亭黃之雋。文恭立授數題。令作。奏上多稱。旨。庶吉士撰文自此始。

康熙庚辰。溧陽史文靖公貽直。年十九。釋褐。後請假歸。娶於揚州許氏。繪玉堂歸。娶圖。題詠甚夥。郭元紆一絕云。米鐙十道簇香輪。花滿游纓踏路塵。似有行人傳盛事。公然許史是天親。

洪洞李檢討因篤。康熙初膺薦舉。以母老家貧。力辭不起。既被敦促入都。召試入翰林。即上疏乞養。情詞懇切。昔人比李令伯之陳情。殆又過之。鈕玉樵以為國初兩大文字之一。部議以纂明史不允其請。奉旨特准終養。出都之日。士大夫詩文贈送者數百人。海內高之。其疏云。臣某奏為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願恩歸養事。臣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敕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

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臣某等。旁采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獲奉 俞旨。吏部遵行。陝西撫臣促臣應 詔赴京。臣自念臣母年踰七十。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受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為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謂咨中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可偽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為推卸之端。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闥。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醫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為子所不忍言者。則是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蚡蜚之恥。奚償。即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推錫類之仁。推於士庶。寧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

概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謫陋。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數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咳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亦為有覩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況皇上至孝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諗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瞻望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有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相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違

歸扶養其母。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子銜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 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酌。知遇務展。涓埃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陳情事理。字都逾格。貼黃難盡。統祈 鑒宥施行。

秀水徐嘉炎。既舉詞科。後從益都相國。修稷於萬柳堂。會者十六人。酒半。相國問包咸註浴乎沂。是被濯。抑是澡洗。宣城施愚山云。沂水之上。則非澡洗矣。嘉炎謂古無裸體入水者。惟齊懿被弑時。有郈歌闖入申池浴。池與沂水不同。且是賤者之事。非士大夫所行。又時屬夏月。非暮春也。暮春入水。恐無是理。眾以為然。康熙辛酉。王師收滇黔。羣臣獻頌甚夥。惟嘉炎獨仿饒歌鼓吹曲。自聖人出。至文德舞止。凡二十四章。因事立名。與繆襲韋昭何承天輩相表裏。乙丑元夕。上於南海子大放燈火。使臣民縱觀。都盧尋鱉魚龍曼衍之屬畢進。羣臣從觀者。皆有詩。獨嘉炎作紅門花火記。文筆奇麗。稱於一時。

聖祖南巡。江南民王來熊。獻鍊金養身秘書一冊。上曰。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聖訓煌煌。足破漢唐宋明諸主輕信方士之謬。

康熙三十二年。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上曰。鄂羅斯人材頗健。從古未通中國。

距京師甚遠。自嘉峪關行十一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吐魯番。即鄂羅斯之境。聞其國有二萬餘里。漢張騫出使西域。或即彼處。史載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尚有碑記可考。至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釁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為根本要務耳。

江都汪舟次楫。由贛榆縣訓導薦舉授檢討。二十一年春。琉球國王請封爵。舊典用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往。上重其選。特命廷臣會推可使者以聞。入朝人多倪首畏縮。楫獨鶴立班中。大臣遂以楫對充正使。賜一品服。至琉球。國王饗楫。手自彈琴以悅賓。楫故善音樂。縱談琴理。王大悅。乞楫書殿榜。縱筆為擘窠書。王大驚。以為神。累官至布政使。引疾歸。上南巡。楫強起迎謁。伏道左。上熟視曰。汝老耶。朕幾不識矣。賜御書以榮之。

朱竹垞彝尊年五十。由布衣薦舉鴻博。召試一等。授檢討。旋充日講起居注官。出典江南省試。拜命之日。即不見客。將渡江。誓於神。試畢入京。無所攜。惟載書兩麓而已。盜劫其居。得錢二千。白金不及一鎰。已靡覆不發矣。後以吏議當落職。上特

宥之。僅左遷焉。相傳竹垞性嗜酒。嘗與高念祖同入都。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迹之已闕入酒肆。玉山頽矣。其跌蕩如此。而清操如彼。所謂大德不踰。小德出入者耶。宿遷徐侍講用錫。充康熙乙未房考。嚴絕請託。或銜之。聳御史劾其把持科場。聖祖廉得其情。將本擲還。

金壇王虛舟澍。精金石考訂之學。錢香樹先生見於京邸。左圖右史。積帖充棟。昕夕丹鉛。辨析不少置。戲曰。子欲為張仲楊柯丹邱其人耶。澍曰。人各有癖。樂此不疲也。嘗道經秦郵。泛舟珠湖。仰見天際白雲。如竹數百枝。枝葉皆具。下有雲片若怪石。儼然圖畫。因作竹雲題跋。

嘉定孫松枰致彌。工詩。康熙初。上命御前大臣採訪朝鮮文獻。致彌膺薦。賜一品服。策遣奉使。詩有甘茂漫教從博望。馬周只恐負常何之句。後登戊戌進士。官至侍讀學士。以布衣先假一品服。而後登第。服官事亦奇矣。

嘉興馬維翰。貌僅中人。而抱負甚大。中康熙辛丑進士。內大臣驗看。諸人皆跪。馬不可。九門提督隆科多訶之。馬夷然不動。隆轉笑曰。不料渺小丈夫。風骨乃爾。馬曰。區區一跪。未足見維翰風骨也。

湯文正公斌順治己丑進士。歷官至工部尚書。以理學自任。撫吳時。以上方山五通廟惑民。士女燒香祭賽。大為風俗累。上疏請廢其廟。得旨允行。於是海內五通廟悉行撤毀。神像投之水火。一時快之。公由江蘇巡撫內陞尚書。至京。陸見上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謹者不多見。爾前陞辭時。自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仰見聖主知人之明。而公之簡在帝心。從可想見矣。

長洲馮勉曾勗。由布衣薦舉鴻博。召試一等十三名。授檢討。性至孝。父嘗館閩中。已與祖及母家居。歲凶乏食。為村塾師。得升斗奉養。與妻采苧以食。後父客死。阻兵弗獲歸櫬。徒步入京。游公卿間。膺薦得官。乞假歸。入閩尋父櫬不得。伏地哀慟。有老人指視其處。遂扶以歸。人謂孝思所格。神示之也。

華亭黃之雋。康熙辛丑進士。在翰林日。聚同卷八人。為八仙會。以杜少陵飲中姓氏為上八仙。人取其一以自署。又以世俗所傳鍾離洞賓輩分署之。為下八仙。彼以上八仙呼。此以下八仙應。故為參錯。不得呼姓字。稱謂錯者罰飲。時號酒仙。著香屑集十八卷。皆集唐人句。為古今體詩。九百三十餘首。對偶工整。渾若天成。可謂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

長洲尤西堂。明季諸生。我朝以選拔授永平府推官。以事免。少時有聲庠序。所作駢儷各種。膾炙人口。嘗以西廂詞句題作文。流聞禁中。世祖知為徐立齋元文師。因取觀之。歎曰。真才子。及召試官翰林。偕諸儒進平蜀詩文。上見其名。曰。此老名士。西堂以此六字刻堂柱。左曰。章皇天語。右曰。今上玉音。極文人之榮。

施愚山閏章。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親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卧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世所希有。

蔡文勤公世遠。康熙己丑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之門。是時文貞以程朱之學教後進。公故習宋儒書。既見文貞。毅然以聖賢自勵。顏其所居室曰。二希。言學問不敢望朱文公。庶幾真希元。事業不敢望諸葛武侯。庶幾范希文。可見其志矣。

王樓村式丹。少知名。年六十始領康熙壬午鄉薦。癸未捷會狀。當鄉試時。已定解矣。及得吳楚琦卷。改王為第六。其實吳遠不逮王。知三元亦前定數也。

海寧查慎行。初名嗣璉。康熙癸未庶吉士。胞弟嗣琛。官編修。族姪昇。官諭德。時稱三查。上賜鮮魚。慎行紀。思詩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頗稱旨。

日忽奉內傳煙波釣徒查翰林。蓋以別二查也。慎行又有煙蓑雨笠尋常事。慚愧猶蒙記憶中之句。一時以為佳話。

康熙癸未會試十八名進士官懋言之祖。名偉瑛。係崇禎癸未中式十八名。且俱係詩。四房房考俱翰林李姓。初懋言公車北上。夢祖與之履。覺而喜曰。此繩祖武之兆也。

常熟蔣文肅公廷錫。康熙癸未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少時工寫生。名與揮南田埒。及貴都中極重之。大抵以逸筆寫生。而風神生動。非識超膽大筆有仙韻者。莫能為之。性愛士。一藝可觀者。皆羅致門下。指授之。故其客潘馬所作皆能亂真。而文肅真本不可多得。

高郵賈國維。以工書侍內廷食俸。聖祖常以內翰林呼之。舉順天鄉試。以冒籍被劾。蒙恩賜復會試。落第。又特賜進士。一體殿試。遂以第三人及第。異數也。

松江錢少司寇。艱於嗣。偕夫人祈子於天童。大師為集眾僧。問誰願隨錢居士往。眾未應。一飯頭老矣。自言願往。已而司寇果生子。初名鼎瑞。易名芳標。中丙午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既而假歸。一日與客坐齋中。有僧持一緘至門。云自天童來。舍人拆

視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從白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遊處。擲筆而逝。

武進趙太史熊詔。恭毅公申喬長子也。生前一夕。祖夢神授一軸。雲彩蟠結。熊詔二字。因名之。果中康熙己丑狀元。

熊相國賜履。官侍郎時。上萬言疏。有名臣風度。其略曰。臣荆楚鄙儒。猥蒙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皇上殊恩。累遷今職。聖恩高厚。中夜汗流。伏念臣雖至愚。自

幼讀書。辨志竊以聖賢為師。數年以來。恭遇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微忱無由上達。且以出位陳辭。典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至今。臣之罪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己下詢。採及封菲。正微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臣備員侍從。謹仰遵明詔。殫竭愚衷。庶幾高深之一助。惟皇上留神省覽。則天下

幸甚。伏讀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朘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失民業。嗚呼。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此

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至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軫恤而瘡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逋欠寔多。近而畿甸。遠而

直省流離瑣尾之狀。所在皆是。惟官吏之朘削。徭賦之科征。有以致之。誠有如聖諭所云者。蓋小民終歲勤勞耕耨。僅能自給。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賣絲糶穀。十室九空。私派倍於官征。雜項浮於正額。況乎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朘刻。剝膚及髓。一有不應。而老弱疾病。俱已顛頓呼號於捶撻敲扑之下。閭閻之膏液有盡。而猾吏之貪囊無底。愚蒙之皮骨僅存。而有司之欲壑無厭。就使年豐歲稔。尚難保須臾不絕之命。一旦水旱。其不至轉徙流亡。填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蠲征則史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不獨守令之過。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皇上固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日課以厲民之行。今日之守令。誠有難言者。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敢不貪。表直影端。源污流濁。此又理勢之所必然者也。今之為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一心。為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亦不敢謂遂無其人。獨是國家以全省付畀。有察吏安民之權。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為不隆。而任之不為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之興。一害未之

除也。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上官之激勸憑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稱循卓者。果小民之戴為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所劾為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為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為政。而不問其撫綏。以夤緣之巧拙為優劣。而不問其才幹之短長。以禮節之厚薄為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蟠互結。牢不可破。如是而欲其激濁揚清。興利祛弊也。是何異適越而北其轅。炊沙而望成飯耶。所以比年來旱澇頻聞。死亡載道。而此輩竟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不知其為國斂怨。已不可解。在廷諸臣。習為瞻徇。務相容隱。不肯舉發其貪污之跡。以告皇上。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微示其意。曾未嘗直暴其污穢殘酷之所在。而皇上亦遂莫得洞悉其蠹國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以久竊威權。貪戀祿位。方恃此以為壟斷之長計。而無辜赤子之顛連而無告者。正未知何日而有再蘇之望也。伏乞皇上將現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貪污不肖者。立即罷斥。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能事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勅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為守令之賢否。以守

令之貪廉。為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必得其人。廉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蓋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祇足為厲民禍世之具。傳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人存政舉。此不易之論也。此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效。九土之觀瞻。於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於立綱陳紀。用入行政之間。此其鼓舞化導之權。轉移感動之機。固有不問之草野。而問之廊廟者。今朝政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為之斟酌損益。釐為百世不易之令模。以善建於不拔。遠之子孫。率由無愆。忘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紛擾。蔽胙之虞。三代聖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者此也。我國家章程法度。一踵先朝之舊。雖其勢之極重。而難返。事之極敝。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曾不聞略加整頓。去其所為太甚之弊。而急公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為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倚暗伏於冥冥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為之計。朝舉夕

罷。倏弛倏張。王言屢褻。朝政滋繁。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皇上。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文為詳慎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振衣挈領。綱舉目張。勒為會典。著為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貽謀垂裕。作述於昭。而億萬年無疆之業。在此矣。奏上。上深嘉納。飭部議行之。

康熙三年。以八比多。剽襲。鄉會試改用策論。甲辰會試。海寧沈昭子珩。以二場擬上。

太祖 太宗尊號表最工。中會元。

錢塘高澹人。士奇。以詩受知於聖祖。不由科甲。欽賜翰林。官至詹事。陪宴唱和。扈從不離左右。恩寵無比。異數也。

無錫杜雲川。詔以諸生迎聖祖。駕於惠山。進迎鑾詞。及梁溪望幸詞。蒙召見。

御舟。賜綾書詩一幅。已而被召至京。一日。特召待詔者八人入南

書房。命寫御製金蓮花賦各賦紀恩詩一首。詔又獨進一詞。蒙恩拔置第一。旋

命纂修歷代詩餘。又命修詞譜。辛卯舉京兆試。壬辰會試。欽賜進士。改庶吉

士。為諸生時。每鄉試前。輒夢試題。是子之燕居一節。卒不驗。及辛卯領薦。主司為趙

公申喬乃悟前夢之巧。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浙江巡撫金鉞疏稱海寧縣民陳雲生母林氏年一百八歲尚勤紡織。請旨旌表。敕部給銀建坊。賜名貞壽。

康熙康成六合縣民王振家庭樹產白鳥二。總督麻勒吉表進於朝。

聊城丁姓女幼孤無兄弟。依母以居。及笄。母欲議婚。女曰。母老矣。又鮮兄弟。兒不願適人。願終身養母。母不能強。及母卒。從凡某為議婚。又不許。獨處三十餘年。閩範嚴肅里中人咸稱曰貞女堂。邑中黃中丞圖安七十喪偶。聞貞女名。遣聘焉。先一日。貞女召其從凡語曰。明日當有議婚者。吾將許之。凡及娣姪輩。漫應之。弗信也。詰旦黃氏寔修至。先是貞女縞衣數十年。至是乃易吉服。既許字。卜葬其母。然後于歸。年五十餘。猶處子也。中外子孫多人待之皆有恩禮。東昌人至今稱之。

餘姚勞麟書史。世為農。躬耕養母。年十七。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學自任。舉動纖悉。必依於禮。終身弗懈。引進後學。委曲盡誠。雖傭工下隸。皆引之向學。聞者莫不爽然。里中販賣者。近麟書居。不忍貨偽物。窮兒牧童。戲為增繳機穿者。聞麟書講學。悉毀之。年五十九。無疾卒。門人桑伊佐調元為刻餘山遺書行於世。

吳江金文通公之俊。生時母夢人告曰。與汝子龍睛。將來位極人臣。公入閣後。蕭山
瞽者陳生善相人。試令相之。曰。乞兒相也。衆大笑。已而摩挲至目。大驚曰。此龍睛也。
當貴極人臣。衆乃服。

文登賽從儉卜葬其親。有鄰里與之爭地。神示夢云。是宜為賽氏兆。當世科第。爾不
能葬此也。乃罷爭。康熙丙午元旦五更時。近村人見賽塋前有二炬遶行。是秋從儉
曾孫玉紘舉鄉試。明年登第。己酉元旦復然。玉紘子璋亦於是科聯捷。以後每發一
科甲。輒見火炬。率以為常。然則風水之說未盡子虛矣。

葉石林每令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武林黃夫人顧氏名若璞。著有卧月軒文集。
多經濟大篇。有西京氣格。常與婦女宴坐。則講究河漕屯田馬政邊備諸大計。巾幗
中有此等人。亦奇事也。

熙朝新語卷四

清 吳郡徐錫齡厚卿輯

康熙三十九年十月。皇太后六秩聖壽。上恭進佛三尊。御製萬壽無疆賦圓屏一架。御製萬壽如意太平花一枝。御製龜鶴遐齡花一對。珊瑚進貢一千四百四十分自鳴鐘一架。壽山石羣仙拱壽一堂。千秋洋鏡一架。百花洋鏡一架。東珠珊瑚金珀禦風石等念珠一九。皮裘一九。羽緞一九。哆囉呢一九。嗶嘰緞一九。沉香一九。白檀一九。降香一九。雲香一九。通天犀珍珠漢玉瑪瑙雕漆宮室等古玩九九。宋元明書冊卷九九。攢香九九。大號手帖九九。小號手帖九九。金九九。銀九九。緞九九。連鞍馬六疋。并令膳房粒米一萬粒。作萬國玉粒飯。及肴饌等物進獻。四十九年。皇太后七旬大慶。先期諭禮部。蟒式舞者。乃滿洲筵宴大禮。至隆重歡慶之感典。向來皆諸王大臣行之。今朕欲親舞稱觴。壬午進宴。上近前起舞進爵。聖天子大孝尊親。誠曠古未有也。

聖祖諭大學士等曰。書冊所載。有不可盡信者。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風不鳴條。何以散天地抑鬱之氣。鼓盪萬物。雨不破塊。何以播種。又云。囊螢讀書。朕曾取百枚。盛

以大囊照書字畫竟不能辨。此書之不可盡信者。亦有似乎荒謬。而竟實有其事者。東方朔記。北方有層冰千尺。冬夏不消。今年鄂羅斯來朝。云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名為冰海。堅冰凝結。人不能至。始知東方朔所云不謬。又從前有書吏三人。徧傳西邊異獸形圖。部議重罪具奏。朕從寬免。死令其往覓是獸。後將軍祁里德等來自軍前。奏云果有是獸。目在乳傍。口在臍傍。巡哨侍衛等曾親見之。蒙古名其獸曰鄂布。又有飛者名曰積布。蒙古名惡人為鄂布。秦積布秦。是即山海經所謂刑天無首以乳為目。以臍為口也。故將發遣書吏放還。又神異經云。北方層冰之下。有大鼠肉重千斤。名為鼯鼠。穿地而行。見日月光即死。今鄂羅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穴地以行。見風日即斃。其骨類象牙。土人以製梳。碟梳篦。朕親見其器。方信為實。又古人以天市垣為中國分野。朕始疑其說。細玩天球。合以地圖。中國去赤道二十度。至四十九度。在穀雨立夏小滿三節氣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與中國對照。始知古人分野之說。確有所據。此又書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

康熙五十四年。諭大學士等曰。朕常立小旗占風。并令直省凡起風下雨之時。一奏報。見有京師是日西北風。而山東是日東南風者。古人云。隔里不同風。此言最

確。又嘗考驗雷聲不出百里之外。易云震驚百里。若霹靂則不過七八里也。至於礮聲。竟可聞於二三百里。從前盧溝橋演礮。天津皆聞之。此其驗也。書中云。北方苦寒之地。冰結十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淵鑑類函有云。鼯鼠有重至萬鈞者。今亦有之。其身如象。牙亦似象牙。但稍黃耳。此皆與古書相符者也。又地理上應天文。中國山脈。皆由崑崙而來。彼地四面有江。土人呼崑崙為枯隘。推算天象。中國與瀚海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西。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南而東流。四十五度之北。俱向北流。此皆天文地理之相合者也。聖學淵深。非管窺蠡測者所能擬議矣。

杭州柴南屏謙作中書時。恭和聖祖御製冬至詩。有雪花欲共梅花落。春意還同臘意舒之句。上嘉嘗謂有翰苑才。尋陞御史。

杜雲川送友之官。天長僕馬已戒口。占一絕贈行云。招尋有約竟何嘗。判袂匆匆語未遑。半晌花前嫌日短。至第四句。屬思未就。少頃疾書曰。一帆江上到天長。真巧對也。

明季士大夫。爭立門戶。互相傾軋。不特賢奸如水火之不相入。即賢與賢。奸與奸。又復斷斷不巳。東林黨之禍。相持數十餘年。至明社已墟。根株猶在。誠可歎也。本朝

定鼎後屢奉 諭旨。痛改明季陋習。此風漸息。郭瑞卿琇為御史。參明珠余國柱等。可謂不避權貴。錚錚有聲者矣。然如靳文襄公輔治河功業昭然。言官多有指摘。郭亦不免訾議。康熙二十七年。聖祖諭大學士曰。近來議論靳輔者甚多。靳輔為總河有年。挑河築堤。漕運並未遲誤。謂之毫無効力不可。但屯田下河之事。亦難逃罪。即欲寘之重典。亦須留七八年。朕曾閱河防一覽。於治河洞悉。凡事皆慮永久。等論。於是浮議始息。仰見 聖明在上。幹濟之臣。得以保全祿位。長享榮名。不可謂非厚幸也。

靳文襄公過邯鄲呂祖祠。見壁有題詩云。富貴榮華五十秋。縱然一夢也風流。而今落拓邯鄲道。要與先生借枕頭。墨跡未乾。蹤跡其人。乃秀水陳天裔也。一見遂為知己。天裔名漢。明鈞戈之法。復精奇門步算。凡河防得失。變態並有先見。一時治河諸員。以師事之。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上南巡。問靳曰。爾必有通今博古之人輔爾。靳以陳廣對。即蒙 召見。特賜參議銜。以幕友邀 恩。遠膺四品冠服。可謂奇人有奇遇也。

仁和姚少宰三辰之祖善醫。嘗採藥入山。迷徑。失足墮溪中。以手摸石。有涎蠕蠕而

動負姚而上意是巨蛇。回視兩目如燈。照見鬚角。委姚地上。騰空而去。始知為龍也。兩手觸涎處。香數月不散。以手撮藥。病輒愈。愈後不受人謝。由是皆呼之為摸龍阿太。及其孫貴。人謂陰德之報。

康熙戊辰狀元。秀水沈原衡。廷文年二十時。父仲霖於大兵入粵時。被執監禁。廷文哭訴軍府得釋。年已七十矣。及廷文官修撰。為介壽徵詩。同里陶越作引言。有孝子身經百險。幸覲止於鯨波。唾沫之餘。孤臣跡越千鄉。正徬徨於電閃沙鷺之候。之句。都下盛傳。

聖祖南巡。山東巡撫王國昌。進海物。并生鹿。侍衛傳旨不用海物。又不食。特殺將鹿發還。蔣陳錫恭紀詩云。鹿脯何曾減鳳麟。須知特殺不沾唇。諸花作膳逾珍饈。翹首天廚近玉宸。聖祖駐蹕德州。有不用煙酒之諭。蔣陳錫恭紀詩云。碧梳冰漿激盪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

康熙四十八年。上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蹟。卿等所知。往往紙上陳言。萬歷以後。所用內監。曾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砌地磚。

橫豎七層。一切工作。俱派民間。宮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不能遍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宮中用馬口柴。紅螺炭。以數千萬勛計。俱取諸昌平等州縣。今此柴僅天壇焚燎用之。馬口柴約長三四尺。淨白無點。黑兩端刻兩口。故謂之馬口柴。

李西池華國。康熙初武探花。及第後。即引疾歸。工山水。名於時。殆所謂將軍不好武者耶。

耿逆叛時。浙閩間土寇出沒。道路梗阻。新選閩中邑令王公。挈眷之任。途遇寇掠。夫人走避相失。比曉。不知夫所在。恐辱於賊。以垢塗面。乞食於野。訪至西安。仍杳然。乃齧指血。題絕命詩於襟。欲投井死。村人救而免。達之邑宰。詢悉顛末。嘉其節。致留內署。為女公子師。出示訪王下落。未幾。王公適來投刺。見宰。延入。詳詢歷難狀。獨不以夫人告。而使夫人親治饌。以進。酒半。王泣下。宰故詢之。曰。此味絕類亡荆所治。且斷葱亦以寸為度。見之不覺感觸耳。宰佯為歎息。既而請以妹妻之。王不允。彊而後可。乃別設館舍。治奩具。而以王夫人歸之。屬僕婢輩勿洩。王猶不樂。交拜入。掩面泣。目不一及。夫人固知之。至是則悲喜交集。不及待。即泣而語曰。王郎猶念及糟糠乎。王

視之乃妻也。相抱而哭。各述流離狀。知宰之盛德。而詭詞以合之也。時王公文憑已失。宰為詳咨補給。得之官。自是兩家誼同至戚。使問不絕。宰尋以行取擢御史。人謂盛德之報。

錢唐朱皋亭羅模。年九十六。猶工畫山水。秀水王聲億侃。年九十餘。猶能畫大幅雲龍。皆熙朝人瑞也。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陸清獻公隴其述雲間王慶孫之言。崇明有吳老人。年九十有九。婦九十有七。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為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鋪。季開南北雜貨鋪。中一間為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輪一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疎。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疎。乃以一餐為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明日早餐季。週而復始。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為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櫥。

櫛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櫛中。隨意取錢一串。往市中作童子嬉。櫛中錢缺。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問往所知家博。四子輒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其家。并囑佯輸於老人。老人勝。踴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率以為常。數十年無異。老人夫婦至今無恙。長子年七十有七。餘子皆班白。孫曾二十餘人。崇明劉總鎮兆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清獻公為作崇明老人說。

吳榜香苑康熙壬戌進士。由編修歷官祭酒。故事。凡國子生初謁者。有誓見禮。廣滿咨部者。有咨部費。俱禁之。時稱賢祭酒。

上元胡狀元任輿。康熙辛酉解元。嘗夢登高山。手摘香椽二顆。神贈以詩。有手弄雙丸。天下小之句。甲戌大魁會試題。乃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也。

任宗伯蘭枝。未遇時。偶經田野間。見一人口銜一刀。手執兩刀。趨趨不進。尋逸越而過。遙望半里許。人喪者之家。訝之。以告人。知者以為煞神。卜其必貴。後果然。

徐太史用錫。未遇時。偶如廁。見大肉塊。徧身有眼。知為太歲。因記書。載載太歲者。轉禍為福。遂擊之。每擊一眼。則徧身眼愈加閃爍。是歲領薦。連捷己丑進士。官至侍講。

長洲文與也。點，衡山裔孫。明季棄舉子業，依墓田以居。肆力於詩古文辭，兼善書畫。嘗舍於城中僧寺，賣書畫自給。人或以多金迫促之，則不可得也。巡撫湯文正公屏騎從入寺，訪治吳之要，所論皆採行，而未嘗有私瀆。湯公益重之。後族人有引見者，聖祖問曰：「文點是你何人？」則知點之名早達，九重矣。

任待庵，辰旦，康熙丁未進士。官上海縣令，有布客魏丙，買布市中，失橐金三百兩，訟於官。待庵素善讞，至是獄不能定，乃禱於城隍廟。夢有人右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裙襴也。寤而思之，曰：「夫賜衣而得裙襴，則非衣也。豈有裴姓其人耶？」以問捕，捕曰：「似也。閭左有裴愛者，素無賴，不事家人產，其人僦居旅舍傍，與布客居相近。或見財起意耶？」待庵曰：「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為裴愛無可疑者。遂收裴，拷之得實，獄具。邑中稱神明焉。」

海寧張仲張英，康熙癸丑進士。出桐城張文端公之門，師生同一姓名，當時以為奇。及戊午分校北闈，文端公子廷潛復出仲張門，更奇。

陳迦陵維崧，少有文名，數奇落魄，年四十餘，尚因諸生。一日過京口，有相士熟視良

久曰君五十後當入翰林。然不由科甲。人皆嗤以為妄。宣城梅杓司贈詩云。朝來日者橋邊過。見說功名似馬周。後果以薦舉鴻博授檢討。

洪昉思昇問詩法於施愚山閔章。施曰。余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五城十二樓。縹渺俱在天際。余則學作室者。銳斲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築起。洪曰。此禪宗頓漸義也。

仁和沈開平筠。上海錢越江金甫。同膺薦。廷試授檢討。又同中戊午己未鄉會試。改庶吉士。兩人翰林。儒者榮之。沈尤敦內行。嘗割股肉和藥以療父病。既而母病亦如之。其至性如此。不僅以文學傳也。

睢州徐幹妻孫氏。侍姑疾。脫簪珥求醫。不解帶。不交睫。匍匐於牀褥之間者。近三旬。姑病且殆。孫氏倉皇額禱。不應。不得已潛入其室。拒戶。左持刀。置右臂於機。欲割之。手弱。刀屢下。始斷一鬢。血濡縷而已。其夫自外至。見之驚仆。孫氏投刀。掖之起。戒勿出聲。然後裂帛裹創。卒為羹以進。姑既食。病良已。家人初無知者。田黃山蘭芳之女。孫氏姊也。察其異。詰之不肯言。久而得其詳。以白父。黃山歎曰。此可以愧天下之為人婦而漠視其舅姑者。

錢學士金甫甚貧。敝裘羸馬。處之泰然。足不履權貴門。時與鄉黨故人為文酒之會。坐有語及官資遷擢者。輒恚之。後會其人不速至。竟引避。其崖岸高峻如此。然能急人之憂。有師卒於官。竭奉錢為治喪。俄而鄰人不戒於火。延及師舍。亟率力士負棺出。火燎其須。不顧也。又有被遣者。三日當出關。為稱貸拮据。兩晝夜。追及其車。慟哭而返。客有暴卒於都亭外。時已亦有疾。強起至盧溝橋。經紀其喪。或陷於獄。禍不測。力援之得解。其篤於師友如是。故其為詩纏綿悱惻。不失溫柔敦厚之遺。秀水朱竹垞為論而序之。

仁和凌紹雯。康熙戊辰進士。對策用清書漢書兩體。違式。例不得與上第。讀卷官奏請。上裁置二甲之末。改庶吉士。

土魯番於順治十三年入貢。康熙十二年。國王瑪墨忒塞伊忒韓復遣其臣兀魯和隆等獻馬。其表畧云。土魯番國。其上言於乃聖。乃仁。天下治平。皇帝陛下。恭惟皇上一統攸同。何異於古之占什特。惠澤羣生。相同乎昔之達刺汗。法紀軍威。比隆於楷黑塞勞。聰明格物。媲美乎伊思謙達爾。皇上睿知天錫。如日升之無不照。皇上撥亂為治。如月恒之無不臨。旌旗閃爍。超越乎墨烏威爾。皇恩浩蕩。實出於

度量寬仁。國祚無疆。而萬國咸寧。洪福靡際。而皇圖應運。後稱一千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康熙乙酉。大西洋傳而都嘉利亞國貢使瑪訥撒爾達聶入貢奉。旨該國從來未通中國。凡賜賚皆加一等。

康熙二十一年。土魯番上言。伏以我皇上猶昔者斯堪達爾之君。一統金甌。扎穆西特之君。藻鑑五行。亦若化日。普臨率土。景星光照。萬靈仰猶。哈他穆之君。廣施恩惠。汝思他穆之君。勇力絕倫。譽之矛鋒之銳。龍爪之威。莫敢正向而視。茲者恭候聖安。切照前經遣發進烏盧火者。曾奉 上諭五年一次進貢。欽此。所以誤此進貢者。原因臣國遭逢荒亂。今幸太平。亟遣亦思喇木火者前往進貢。至於以後應進貢物。合當照密爾焦地音阿克刺覃進貢舊例。但 天朝建都極東。臣國地居極西。應否照舊進貢。表請裁奪。

康熙二十一年。蒙古為請 旨事。外藩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諸臣。誠惶誠恐。謹奏者。向因逆賊吳三桂相率叛亂。軍民極其荼毒。幸我 皇上不憚身心之勞。孜孜圖治。仰見 天朝早臻太平。是以祭告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世祖皇帝。復

上 皇太后徽號。漢頌 恩詔。大赦天下。爰加 賜賚。率土俱歡。恭上我 皇帝尊
號。為至神大德。治平天下。聖皇帝。伏祈 皇上俯准。臣等所奏。臣等不勝欣躍。奉
旨。朕自御極以來。夙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中外久安。生民樂業。今逆寇雖已蕩平。
治化尚未孚洽。前諸王大臣等請上尊號。已經有旨。這藩王等所請。亦不必行。該部
知道。

荷蘭國。自康熙六年入貢。至二十五年。臺灣平設郡縣。荷蘭國王。羅漢連氏甘勃氏
遣陪臣賓先吧芝。復奉表進貢。其畧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勺
水蹄涔。原屬 天家滴露。云云。貢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
四塊。大哆囉絨十五疋。中哆囉絨十疋。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疋。綠倭緞一疋。
新機嗶嘰緞八疋。中嗶嘰緞十二疋。織金花緞五疋。白色雜樣細軟布二百十九疋。
文采細織布十五疋。大細布三十疋。白毛裏布三十疋。大自鳴鐘一座。大琉璃燈一
圓。聚耀燭臺一懸。琉璃盞異式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觔。甜肉豆
蔻四甕。廂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薔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
象牙五支。廂金鳥銃二十把。廂金馬銃二十把。精細馬銃十把。彩色皮帶二十佩。廂

金馬銃中用。繡彩皮帶十佩。精細馬銃中用。精細小馬銃二十把。短小馬銃二十把。精細鳥銃十把。廂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廂金雙利劍十把。雙利闊劍十把。起花金單利劍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江河照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

康熙二十三年。暹邏國進表云。啟奏大清國。帝皇陛下。伏以。聖明垂統。繼天立極。無為而治。德教字施。萬國不動而化。風雅澤及。諸彝巍巍。莫則蕩蕩。難名。卑國世荷皇恩。久沾德化。微臣繼襲踐祚。身屬遐方。莫能仰瞻天顏。幸遇貢期。敢効

輸款。願遣正貢使臣坤字述列瓦提。二貢使臣坤巴實提瓦拏。三貢使臣坤司各塔瓦喳。正通事坤思各塔披彩。辦事文披述塔新禮噶等。梯航渡海。齋捧金葉表文。方物譯書。前至廣省。差官伴送京師。朝貢進獻。代伸拜舞之誠。恰盡臣子之職。恭祝

皇圖鞏固。帝壽遐昌。伏冀俯垂鑒納。庶存懷遠之義。微臣瞻天仰聖。不勝屏營之至。

康熙二十三年。冊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焯等。疏言。中山王尚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路。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勅下禮部議處。

奏蒙 恩准。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素均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熈蕉布五十疋。我 朝開國以來。文德武功。遐荒普被。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其梯山航海。重譯來庭者。指不勝屈。集隘不能備載。敬錄數則。以見聲教四訖之盛云。

仁和吳託園任臣。學問淹通。兼精音律。嘗於市上見編鐘一枚。曰此大呂鐘也。滌視款識果然。有人書鄒殿二字。問之。吳曰。鄒同許。本說文長箋。殿同也。本秦權古文。閱者歎服。

上虞徐仲山咸清。明兵部尚書人龍子。母俞夫人。自以識字稍魯。發願惜字。每見棄紙輒檢閱。有字則留之。并募人收買。聚而焚之。久則沈其灰於江。仲山生一歲。即能識字。五歲通一經。甫束髮。即有文名。嘗博取訓纂說文玉篇篇海諸書。以正字形。取切韻唐韻廣韻集韻諸書。以正字聲。而縱考經史子集。暨唐宋元諸大小篇帖。凡有繫於說文者。悉搜採以正字義。名曰資治文字。凡一百卷。己未 召試拆卷時。上卷中斥去一卷。上命擇一有名者補之。蓋都相國以仲山薦。上問有著作乎。曰有。

資治文字若干卷。旁一學士曰。字書小學也。遂置不問。諸臣各有所薦。上不允。特取嚴繩孫卷補之。

惠硯谿周惕。康熙辛未進士。由翰林改官知縣。嘗送友出門詩云。饑寒逼腐儒。顛倒作奇想。二語不言出門。而神理已到。可謂體會入微。

硯溪之子士奇。亦成進士。入翰林。督學粵東。每封門後。危坐大堂。溫理史漢等書。朗誦一遍。即起繞座循環背誦。一字不遺。諸生大驚曰。吾輩非人矣。一淬於學。粵東人至今以為師法。

翰林最重前輩。凡隔七科。或官至掌坊庶子。其初入院庶吉士。終身稱晚生不改。雖至入閣後亦然。故事六部尚書途遇內閣亦落轎。惟冢宰則落半轎。門生師長相遇。則彼此落轎。候師長先行。故往往相避而行。

德州趙進士其星。嘗月夜露坐。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都。如乘鸞鶴。一人持宮扇衛之。逡巡八月而沒。仙邪非邪。不可得而知矣。

趙恭毅公申喬。為浙江巡撫時。因錢唐江岸日地。請易土為石。費以鐵。事聞於朝。報可。將施工。齋戒三日。率僚屬赴江干。為文以祭。忽風狂潮大至。浪搏人若弩激矣。

觀者奔辟。公朝服。屹立不少動。距祭所百文餘。潮遽止。公跪禱。願假數旬以畢事。嗣是潮不至者七旬。而工竣。誠之所格如此。

康熙二十三年。聖祖東巡。周公後裔七十三代孫世襲奉祀生員東野沛然上疏。

額。恩奉。旨交禮部議。部臣議駁。奏上。奉。旨周公承接道統。繼往開來。功德昭

著。其裔孫應給職銜。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會議得周公後裔應授官職。撥給

祀田。修葺廟宇。行文該撫查明。以沛然世襲五經博士。如孔顏曾孟仲氏例。先是沛

然上疏。行在。上問周公姬姓。爾疏稱東野。何故。沛然對曰。昔魯公伯禽季子魚

賜東野田一成。因以為氏。上曰。周公廟何在。對曰。在曲阜城東北二里。上悅。隨

御製祭文。命恭親王致祭。禮部尚書介山。御前侍衛觀保。鴻臚寺卿穆成格

閻興邦。太常寺寺丞張量馨。山東提學副使唐廣堯。陪祭。此東野氏世襲博士之始。

總河梅麓朱公之錫。有遣婢帖。見池北偶談。其畧云。此女原無大過。只是娃子氣。好

言教導。不甚知省。誠恐聲色相加。流入婢子一類。所以量給衣飾。還其父母。初時原

是待年五六月後。便有遣歸之意。故自後。并無半語諧謔。猶然處子也。可將此段緣

由。向其父母中媒昌言之。以便此女將來易於擇壻。云云。真盛德事也。相傳朱公今

為河神宜哉。

于清端公成龍用兵如神。尤善治盜。官兩江總督時。江寧有巨盜曰魚壳。凶悍莫敢近。公涖任時。單車入署。一切供張俱屏不受。屬吏不知所出。或從容向公言之。請以一餐為公壽。公曰。以飲食壽我。不如以魚壳壽我。屬吏喻公意。乃以千金募名捕雷翠亭往。雷偵知魚壳方會羣盜飲。佯為乞者伺左右。魚壳望見疑之。以及膏肉飼雷。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壳矍然曰。好男子。非丐也。為于青天來禽我耳。遂俯首就縛。雷擁之赴獄。是夕。公秉燭治官書。梁上有物墮。燭之一。男子持匕首。叱問何人。則魚壳也。云本欲乘間刺公。如有物擊而墮地。公神人也。公命有司執付市曹。自是境內蕭然。